



当代教育改革与书院教育理念的发展和适应

蔡启恩

澳门大学满珍纪念书院

摘要:本文以探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如何影响近年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脉络,分析书院教育理念的推展和转变,旨在寻找适应现今中国社会的书院教育方式。文章共分为三部分:首先分析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状况和影响,指出教育改革背后的理念,化约教育和学习为商业利益行为,贬抑人文修养等元素。而当代书院教育理念,包含人格陶冶和人文质素的培育,可以视为改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补充。最后,笔者尝试归纳出几个书院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供学者共同探究。

关键词:教育改革;教育市场化;书院教育;社会发展;住宿式书院

一、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征和影响

现代大学受欧洲人文主义影响,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及发展人文质素为己任^[1],后来又加上德国洪堡大学对大学许以研究的责任^[2],于是大学往往将教学和研究作为其根本使命。各大学因应当地的需要、历史、政策、宗教等因素,决定自己的使命与角色,将教育重点置于培育通才,或专职于知识研究及创新。然而,由于知识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的角色和使命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伴随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世界各国在生产和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愈来愈密切,贸易规模和额度亦稳步攀升^[3]。各国政府及企业为争取世界经济的有利位置,渐渐放弃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将资源转投到研究和发展方向上面,以求创造出更多高科技及高增值的产品,提高整体经济及企业盈利^[4]。这种转变始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发达国家率先将这种经济发展策略概括为“知识型经济”,国家及企业以大学作为研究和发展基地,培育新生代的生产者及研发各种高增值科技和产品,成为今日所谓“产—官—学”的先驱。加上一些国际性组织积极推动





(例如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以订立社会与教育发展指标、国际教育发展顾问、比较教育政策研究、国家教育数据等,促使发展中国家因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改革国内的教育制度,堆放更多资源改善师资与教育环境,冀追上各种国际教育指标,达致更有效的教育机会平等^[5]。这些变化见于各国内部的政育政策文件,并盛行在国际组织的年度报告和政策目标,使现今的大学教育,肩负多重使命,在培养人文质素、研究发展以外,加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产能及竞争力等。尤甚者,为确保大学教育符合上述目标,行政机关借用现代管理学技术,监督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各级别教授、学生,依循行政机关订立的指引和目标运作。

总括来说,这些管理技术主要遵照商业营运原则,即清楚订立行动目标、规划资源运用、提高工作效率、定期作绩效审计等。笔者尝试列举部分近年在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界推行的政策行动,说明当代教育改革是以走向“市场化”、“市场主导”为主要特征的。

1. 分权管理,提高问责及集体参与权

行政机关授予部分管治权力和责任与大学管理层,引入其他教育持分者参与大学管理。行政机关授权予大学后,并非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引入公众参与的方式,辅之以财务及行政绩效审计的办法来管理。例如成立校董会,由行政机关委任社会知名人士及不同界别的领袖成为大学校董。校董会负责选任大学校长及其他大学主要管理人员,并监督大学管理制度的运作和财务自主的情况。另外,成立系所层级的学术委员会,聘任行业专家及雇主为课程顾问,参与及协助审订课程学习目标和框架内容、考核的指标、学科实践或实习内容;向大学管理层做出主要学术职务聘任的推荐,统筹各级教授参与教学表现评估,由学生对教授的课堂及课外学科辅导打分数;资深教授对初级教授的研究及出版工作等表现作定期检讨等。这种问责及集体参与方式,益于提高教授及学生对大学事务的发言权,提升他们在教育过程的主体意识。行政机关对大学管理层的监督和问责,亦通过校董会实施,以避免行政机关的直接干预。分权管理使大学管理层获得自主权,无须事事依赖行政机关决定,提高了管理效率。明确职务和责任更能增加大学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分权管理有利于各学科按自身发展的需要,决定工作的优次和资源分配,对大学个体化及多元化发展均有好处。^[6]

2. 质量保证程序与审计标准的厘定

大学课程的内容及整体教育质素,本来遵循学科发展趋势,由教授因



应各实际情况而决定。自从引入质量保证程序,这方面的主导权转而向其他教育持分者开放。“质量保证”是商业社会常见的管理方法,旨在统一生产质量标准,为生产者责任及顾客的期望订立具体指标。大学教育被视为一种服务,而顾客则是大学生及其未来雇主。大学教育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期望和未来雇主对就业人员的需求,成为质量保证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因而大学的校友、未来雇主等,都可以向大学系所的学术委员会反映意见,甚至以“用家”身份来审议课程,希望能够通过用家的意见令课程更贴近社会需要。

另一方面,大学是否得以善用资源,以达至其自定义的机构目标;又或教授的工作是否符合大学管理层的预期,都可通过财务审计和工作表现评估来监督。部分亚洲大学仿效美国大学的人事聘用方式,要求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在六年首任期内须满足大学对研究出版及获取外间研究经费资助的要求,否则须在第七年任期完结时离职。这种聘任方式对新入职的学者起着催迫作用,但却无助学者在教学方面有所长进。^[7]

3. 引入竞争,促进合作

“引入竞争”和“促进合作”本来看似互相矛盾,但在当代的教育改革浪潮里,却是一双重要的政策举措。无论是国家内部或国际流行的大学排名榜,以大学的教学、研究出版数目、重要论文引索次数、年度研究经费数目、坊间对毕业生印象等指标,比较各大学的表现水平。行政机关亦会参考其中一些表现水平指标,决定未来对大学的资助额度及资助的项目等。因为政策诱因的驱动,大学之间均争取在新闻媒体上发布新近研究成果,或是争取来自行政机关及商界的 research 资助,或是大学的国际排名等;竞争的目的在于为大学争取更多更好的资源分配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在竞争的同时,大学之间亦可互相合作,或借鉴经验和资源,帮助提升自身的品牌。跨国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更能提高国际化的形象,为大学品牌建功立业。^[8]

4. 大学教育服务多元化

正如一般的商品或服务,消费者往往在市场上可以选择众多不同供货商及品牌产品,消费服务的形式更追求百变,迎合消费者的个人需求。同理,在“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加之以市场化大潮下的影响,需要更多不同种类的教育服务产品及方式,课程种类、修读方式、修读年限、主修选修的选择和组合出现,以迎合个别学生的需要。现今大学教





育也不一定由单一大学机构提供,坊间已出现多种专业学历及资格认证课程,具备等同大学本科资历,却由私人公司或考试机构营办。或者以小区学院名义举办高等教育课程,以衔接大学二或三年级课程,导致不整全的大学本科教育的出现。^[9]

现代管理技术应用到大学管理方面,除了提升行政效率及善用资源外,对于大学发展及知识的管理与应用,都由管治机构(国家或政府)及经济机构从不同途径参与,左右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教育市场化的特征,突出大学在选择提供的课程、聘用的教授、资源的运用等决策考虑时,均没法不考虑市场价值和大学的后续利益的影响。大学穿上这种市场化的外衣,并参与成为知识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机构。这种知识型经济教育观念,轻视没有票面价值的人文素质培育,置培养道德高尚、具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于边缘位置,或阻碍了未有确定市场价值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导致大学发展趋向只为商业价值服务,舍弃育人和促进社会改革的大学精神。

二、书院教育的理念和实践

书院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可回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部分大学发现学生的离校率持续上升;研究及行政工作占用了教授大量的工时,令学生在学习方面未能得到充分指导;学生入学后感觉大学生生活枯燥乏味,在一个大型机构之内除了学习专业知识,难以觅得其他生活兴趣,或了解自己的性格和喜好,与志同道合的友侪追求实现生活目标。大学机构面对规模日益扩大、学科分工愈见仔细、学校知识呈碎片化状态,要融会贯通谈何容易,学生在知识追求上愈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习生活更容易流于片面。于是,教育学者将注意力投放到如何改进大学生生活,并发现结合生活/学习在一起的住宿学习社群(Living-learning Community)能增进学生对大学生活的投入及满意度。这里所指的住宿学习社群,亦即是现今我们所说的书院教育。

这种住宿学习社群人数较少,一般在数百成员之内,包括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和学生,通过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参与社交活动,协助大学新生入学迎新,发展跨学科的小型独立研究作业,联系志愿组织提供服务等经历,社群内成员培养出密切的关系,增加学生对书院生活的投入感和认同,恢复过去大学博雅教育的作用,培育学生的领导才能、公民意识、服务意识及社会责任的意识。^[10]这些美国大学如俄勒冈(Oregon),密苏里



哥伦比亚校区(Missouri-Columbia)发展其新生入学住宿计划;耶鲁大学的两年制住宿计划,都得到了良好的成果。后来美国有更多大学(特别是那些因捐地运动而兴起的大学),开始引入住宿书院教育的方式,并有更多专门研究探讨不同书院教育模式的效果,得到愈来愈多支持的证据。^[11]

随着愈来愈多不同模式的住宿学习社群出现,学者也注意并发展出不同的评估工具来研究住宿社群对学习效果和人格发展的影响。Inkelas 及其团队,分别对研究型大学及教学型大学的不同模式的住宿学习社群研究,发现住宿学习社群成员比较满意其大学生活;与教师在课堂外的互动时间和机会也比较多;整体来说,住宿学习社群的成员认同住宿计划对他们在大学的学习发挥正面的作用。^[12]而 Kerr & Tweedy 在其所工作的大学试行住宿学习课程计划,内容针对提高成员的写作能力及公民参与,成员在完成课程并达到期末考核要求,会获得正式学分。这种以授学分课程形式的住宿计划,将通识教育由课室转移到书院内进行,效果有待验证。^[13] Mc Alexander 及其团队以修课方式,辅以体验学习,在其住宿学习社群内推动创业教育计划,其中参加的学生不限于商学院,更有来自科技学院及人文学院的学生。创业课程让参加成员有实践的机会,了解计划管理的技巧、领导才能的锻炼、企业管理及时间管理等实战体验。^[14]以上列举的例子说明,住宿学习社群内可以有多元化的学习体验,除了增加学生之间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机会外,学生亦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学习活动,锻炼自信和增加社会经验,从友侪、社会服务、创业经验等学习知识的运用。

三、书院教育的未来发展

前述书院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并以美国的大学及研究为例,说明书院教育如何补充当今大型大学教育的缺失,使学生及教师通过参与住宿学习社群的活动,重新建立大学传授人文精神,关心及服务社会的志向。笔者参与澳门大学书院教育的发展,亲身推动住宿学习社群的建立,留意到几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希望在本节提出来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1. 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平衡和缓冲

大学里的专业教育由系所负责,而书院教育则主要在课外时间,学生起居饮食的机会。如果我们仿效上述一些美国大学的经验,将住宿学习





社群的活动变成正规教育课程并授予学分,虽能对部分学生增加吸引力,但会造成“过度教育”的情况,反为不利于鼓励学生自行探索,成为一个主动的学习者?学生会否觉得大学里所有地方,不管是在系所或是书院,尽都是带学分的课程和活动;选择参与哪些学习活动,反成为如何易于取得学分、高积点的策略游戏,令教育机会变质?又或部分学生在课余时间只希望休息脑袋,参与更多社交或轻松的文艺活动,调剂一下紧张的学习生活,而在书院实行带学分的正规教育活动,会否扼杀了学生休息的时间?书院内推行的教育活动如何在正规学习及非正规学习中取得平衡,会影响学生对大学生活的体验和学习经历,亦影响教育效果。

2. 书院教育的专门化与学院系所的关系

书院内的住宿学习社群由学生及学者组成,学生隶属于自己的专业系所,学者也有自己归属的专业领域和研究兴趣。如何吸引学者在教学及研究工作之余,参与书院教育工作,引领学生走出某一专业范畴,尝试学习及实践其他范畴的知识?学院系所对学者的工作表现评估,是否将书院教育纳入考虑呢?这些教育管理政策都影响学者投入书院生活的积极性。更进取的办法,会否将通识教育的部分,完全转移到书院里进行,为学院系所与书院之间搭通桥梁?由学院和书院的管理者,共同商议及设计通识教育课程,学院系所负责课程安排及教学质素评估,书院则负责体验式学习部分,令通识教育更能切合生活实况。

3. 建立鼓励学生自发自学的措施

大学教育的成功,见于学生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以大学本科知识为基础而自发自学,成为终生学习者。美国大学书院的创业服务计划,正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方案,参加的学生不单学习到管理组织等知识,也能增进实战经验,提升领袖才能。书院能否提供具体实践经验的导师,帮助学生发展类似的创业计划,或其他实践/研究项目,鼓励学生实践学科知识?实践计划的教育价值,并不单在于计划是否成功,能否达至预期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实践过后的反省和评估,查找不足和订正。书院导师需要对实践项目有相当经验,可以引导学生建立解难方案,并且能够帮助学生做工作检讨,藉实践机会将一些学理上的问题适时提出,加深学生对学理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例如:创业计划可以牵涉商业伦理、法律问题、市场研究、推广及促销等,导师如能把握机会让学生在实践过程提出疑问及解难方案,可帮助其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台阶。





参考文献

- [1]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英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 [2] Hersh R H. Generating ideals and transforming lives: a contemporary case of the residentia liberal arts college[J]. Daedalus, 1999, 128(1):173-194. Markwell, D. The value of university residential colleges, a speech at the Ashley Lecture at Trent University 2th Feb 2010[EB/OL]. Kerr, K & Tweedy, J. Beyond seat time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a curricular approach to residential education [J]. About Campus. 2006,(11/12).
- [3]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M]. London: Blackwell. 1996.
- [4] Green A. The many faces of lifelong learning: recent education policy trends in Europe[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2, 17(6): 611-626.
- [5] Haymann J., Cassola, A. Lessons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 丁学良.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张维迎. 大学的逻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8] Bok D.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6-37; 44-50. Stromquist, 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earch of excellence in US universities[C]. // Adamson, B. (et al). The reori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ing the East-West dichotomy, 2012:167-179.
- [9] Bok D.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0] Hersh R H. Generating ideals and transforming lives: a contemporary case of the residentia liberal arts college[J]. Daedalus, 1999, 128(1):173-194. Coates, H. & Edwards, D. Engaging college communitie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college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EB/OL]. Australia: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CER), 2009[25th September 2012] <http://mannix.monash.edu/pdf/Engaging%20College%20Communities-%20>





20The%20impact%20of%20residential%20colleges.pdf

- [11] Longerbeam S D(et al.). Second hand benefits: student outcomes in residence hall with living-learning programmes[J].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 Housing, 2007, 34(2): 20-30.
- Inkelas, K. K. (et al.), Differences in student outcomes by types of living-learning programm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mpirical typology[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8, 49: 495-512.
- Smith, C & Bath, D. The role of the learning commun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and generic graduates outcomes[J]. Higher Education, 2006, 51:259-286.
- Badcock, P. B. T. (et al.), Developing generic skills through university study: a study of ar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Australia[J]. Higher Education, 2010, 60:441-458.
- [12] Inkelas K K(et al.). Different by design: an examination of student outcomes among participants in three types of living-learning programs[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3, 44(3):335-368.
- Inkelas, K. K. (et al.) Measuring outcomes of living-learning programs: examining college environments and stu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2006, 55(1):40-76.
- [13] Kerr K, Tweedy J. Beyond seat time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a curricular approach to residential education[J]. About Campus. 2006,(11/12):9-15.
- [14] McAlexander J(et al.). Developing a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in a residential college: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2009:49-61.

